第 61 卷 第 6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61, No. 6
2024 年 1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24

马克思学术传统对中国学术体系建构的启示

李 潇 潇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北京 100026)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实现转型。这需要抓住事物的根本创造学术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透过经济理论回到社会现实本身。中国的学术体系建构,实质上就是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这是区别西方体系而呈现的超越西方逻辑并指向未来的新型文明样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体系;学术传统;面向现实

中图分类号: B 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4)06-0030-07

面向现实的思想路径,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和批判特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要求哲学在切中现实的过程中突出思想的穿透性和赋予学术性的内涵,同时更要求在理论建构上确立现实观理念,将现实问题上升到学术命题和理论层面加以展开,在此基础上,完成适应时代要求和反映历史具体的学术体系建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进路中实现转型。以此为目标和指向,三个核心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学术体系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延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学术体系建构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互动关联。

一、中国学术体系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为中国学术体系的建构锚定了基准与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使之成为推动中国学术体系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探讨马克思学术传统对中国学术体系建构的启示,要从面向现实的思想路径出发,分析中国学术体系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中的独特路径与策略,以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一)抓住事物的根本创造学术体系

当代中国学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的独特主题,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独创性与社会矛盾演化的中国形态。在思维中把握这个主题,在理论中阐发这个形态,正是实现学术理念的现实途径。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就是马克思指出的“抓住事物的根本”①。马克思对哲学身份的改变和实现的哲学变革,其支点和杠杆就在于现实观的转向,并由此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性质,在与现实接触中将哲学通过对观念论的批判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转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②,这表明,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头脑,马克思哲学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创造理论基础和逻

收稿日期: 2024-03-26

作者简介: 李潇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 页。

辑论证的。

马克思哲学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在与私有财产的本质属性的内在关联中阐发的。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国民经济学对私有财产的理论解释,都是脱离了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超实际地君临于实践之上,直接以一般的公式把私有财产描绘成高冷的规律。正因为国民经济学的抽象法则理解不了这些规律从何而来,所以也就不能指明这些规律是如何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不在实际进行的物质过程中考察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劳动本质的异化必然处在晦暗之中而被遮蔽起来。

当然国民经济学也声称其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只不过这个事实还是“概念事实”。对唯心主义者来说,现实只是现实事件的理论抽象,只是这些事件的观念象征,“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做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①。马克思并没有被这套概念系统以及它的推演方法所迷惑,从而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马克思直接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可以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出发,这一事实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②所谓劳动的对象化就是劳动的产品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显然,马克思对问题的把握和分析彻底突破了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假定为事实、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的观念论思想方法和哲学性质。真正从“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出发就能发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实现表现为失去现实性,而且受其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马克思通过把工资、资本、资本的利润、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等纳入历史情境中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和实质。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性,在根本上必须消除异化劳动;或者说消除异化劳动,必须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也是承担着消除异化劳动的社会主体。其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消灭自身,因而同时消灭使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又有这种双重“消灭”,人才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这种历史逻辑下,“自主活动”作为人的理想生存图景被提出来了,这是一种对异化状况的矫正、是对人的片面性生存方式的超越。

“自主活动”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较为系统地阐述。“对哲学家说来 ,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③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及基本特征蕴含于资本主义的片面发展中,但这种可能性只有通过实践方式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够实现。尽管一些爱吹嘘唱高调的理论家高喊着震撼世界的词句,但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虽然将人从自然依赖和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却也使人陷入新的物的依赖形式或商品拜物教当中。在这种资本占支配地位的权力结构中,消除资本对人的活动的全面控制,使人的被动性转化为主动性,是人的“自主活动”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而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只是专注于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附加给每个人,并且以非历史主义的抽象把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变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概念。如果从现实的生产出发,那么就必须深入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去。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的生存本性的顶点,那么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生存本性的生活条件,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就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从社会形态演变的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理解人的“自主活动”,即资本主义将被更符合人的独立自主活动这一理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25 页。

的新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所摒弃。因此,“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①。

自主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从社会关系的层面推翻了旧的基础,全面发展的个人把其社会关系作为他们共同的关系,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前人的创造,并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而且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意味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②。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要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要看到“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③。

在对超越私有制、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追寻与现实运动的实际推进中,马克思始终基于现实的着眼点,真切地呈现了资本统治下工人被奴役的现实境况、劳动者的普遍异化现象。在将人作为“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中的人”的前提下,马克思使得哲学主题从探究世界何以可能转向探究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在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对象、现实、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而创造了“改变世界”的哲学。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最后专门列了一章“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青年黑格尔派对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的是旧世界的内容,而且其批判的发展也仅限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青年黑格尔派看似要震撼世界,但依然是在黑格尔的哲学基地上伸展着的理论枝叶,这种批判完全是重复黑格尔的老路。黑格尔对于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称不上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因此,马克思特意分析了黑格尔的体系,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中揭示了从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到绝对知识的生产过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但只是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1872 年第二版跋中明确指出:我的辩证方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④即使马克思思想史上的一个片段,也深刻启示我们,马克思学术传统与学术体系都是植根于他所处的现实世界、源于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以及现实问题中的主要矛盾,任何世界之外的遐想所构造的纯粹知识体系都与马克思的学术品格不相容。

(二)透过经济理论回到社会现实本身

在为写作《资本论》做准备的手稿中,马克思充分认识到,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

作为解剖社会经济结构的手术刀,研究经济学是通往理解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分层、理解社会现象实质的桥梁。透过经济问题、经济理论与现实对话,在与其他经济理论的明辨中体现马克思学术思想的现实性和有效性,是马克思哲学得以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基本方式。马克思经济学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表示他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9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2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0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3 页。

貌。他把经济学中涉及的人,看作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政变的主角这幅图画描绘得精准和高明,是因为马克思忠实地反映了实际。恩格斯深刻评价:“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①

马克思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他所处的时代“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一时代轴心问题。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论述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就是我们常提到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那么在大工业中以什么为起点?马克思的回答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这就涉及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数学家和力学家说,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某些英国经济学家也重复这种说法,他们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视角和历史的要素中研究了大量有关机器的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包括赫顿的《数学教程》、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尤尔的《工厂哲学》、摩尔顿《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等大量的著作和报告。他还假设“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包括达尔文注意到的自然工艺史。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而李嘉图把机器和自然力完全混为一谈,这样他就看不到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②。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态。在这种状态下,马克思运用大量的数据看到,对资本来说,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马克思还看到,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马克思在掌握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发现,这种代替劳动的有力手段,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③。关于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马克思还特别推荐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著的详尽的阐述。

毫无疑问,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的视野深刻描述了英国对印度的入侵、征服及其后果。

印度社会似乎没有历史,主要原因是孤立状态导致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根据马克思对印度历史的研究,印度特殊的“村社制度”,使每一个分散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这些家庭式公社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村庄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村庄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这种状态当然也产生不了推动社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6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1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20 页。

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内战、征服、饥荒,接连不断地对印度造成的破坏也只是触动过它的表面。一直到 19 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

英国的入侵则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断绝了它的古老传统和它过去全部历史的联系。英国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英国的干涉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起消灭,这就摧毁了印度村社得以立足的经济基础,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马克思不是一个道德评价者。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①。

英国的征服用刀剑实现了印度的政治统一,并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由训练有素的英国教官组织和训练印度人军队、第一次被引进自由报刊这一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引入“不同形式的土地私有制”,都将彻底改变印度社会的面貌。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马克思看到,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

英国在印度造成的改变的确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问题,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透过英国资产阶级的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看到了问题的更深远的实质,一切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虽然资产阶级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但它正在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②

以上这些环节所见的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可以看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一切理论都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表面看来历史事件似乎总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而问题在于能否发现这种偶然性是如何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因此,学术体系建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和个人意志,而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无论个人主观上如何设法超脱各种关系,但他在社会意义上就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而理论形态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合乎自然的真实反映。

二、马克思学术传统的一个样本分析:文化哲学

就时间进程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最先兴起的部门哲学当属文化哲学。这或许是中国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文化领域呈现了不适应而最先开始提出问题的一种表现。当在哲学层面研究文化时,人们往往将文化与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联系起来进行讨论,以此来给文化一种哲学定义和哲学特征。因此,文化也就具有了属人或人化的本质特征。这是文化可以成为样本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5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62 页。

如果将文化哲学看成一种独立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的发端和传统甚至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认为哲学可以分为两种研究范式:一种是人的外部世界的反思,一种是关于人本身的内部世界的反思。第一种研究范式着重探讨自然、自然世界、自然科学等,这些都是外部世界,也就是说外部世界为人本身所认识,是一种理论性思维,追求一种普遍的知识,其理论指向是非常严密的逻辑、知识和真理,其表现则是认识论的,是人认识客观世界而形成的科学的理性的思维。第二种研究范式则着重探讨人的伦理和道德规范以及人的实践思维,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人与客体世界的关系问题,更关注道德领域和世界本身,这就是最早的文化哲学,表现为伦理学、人学等。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化哲学的演进的话,那么当代文化哲学的兴起,则成为古希腊哲学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回答和回应,文化哲学就成了现代哲学向古希腊哲学的一种复归。这样的理解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兴起,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一种全新的现代哲学建构,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的部门哲学对现实问题的应答。学术史表明,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的确是在人们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进行与展开的。这样一种哲学定位既能够满足回答实践问题的需要,又能够在性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和历史本质保持一致,因此,文化哲学成为颇具新意的一种哲学理解范式。

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一是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这在文化哲学的研究者中,存在观点分化,有人认为文化哲学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是一种全新的哲学;有人认为文化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内在统一的;也有人认为文化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种理解。这些问题仍在讨论当中。二是建构现代文化精神。文化哲学的研究者始终力图用哲学精神来贯通现代文化,由此形成一种包容性的现代化的文化精神。在此基础上,文化就能够统和古今中外,成为学术的先导。目前,这种哲学追求仍在形塑当中。

三、中国学术体系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①。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民族都创造了属于本民族、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历史地形成特定的文化共同体这点决定了,文化必然是多样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稳定而连续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在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被操纵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基于经济一体化的一元文化思潮席卷而来。那么,文化能否也随之一体化?是否能用一元的文化特质来解读多元的文化问题?要弄清文化的本质,从利用文化来解决全球化的视角来说无疑是不可行的。因为,文化的功能化并不是其本质,文化能解释因经济、政治、科学等知识体系衍生出的矛盾,但并不会在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所谓由文化而衍生出的对于“文明”的详解,使得因客观矛盾而自然深入为文明的矛盾这种单一的深刻反省是荒唐而狭隘的。利用文化而进一步设置文明冲突的价值逻辑陷阱,其内在用意的不可告人性并非显而易见,而是“讳莫如深”。因此,利用文化的多样化与同质化之间的矛盾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被某些以“世界最先进文明”自居的国家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的学术体系建构,实质上就是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这是区别西方体系而呈现的超越西方逻辑并指向未来的新型文明样态。

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的探索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求索交相辉映。可以说,中国道路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2015 年 1 月,习近平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82 页。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①。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②。实践证明,伴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的进步以及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就必须矢志不渝地坚持基础理论探索,观照中国乃至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将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置于实现民族富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洪流中,从概念的考证向问题的论证转化,从理论的观照向现实的探索转化,从单一学科的专业化研究向交叉学科的问题研究转化。学术界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现实观的探索、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逻辑的关注、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探索、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政治哲学追问、对现代性问题的中国阐释,对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在唯物史观中对现代性问题的关照、对中国道路的学理性研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理基础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国际视野的反思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上述研究理念。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念兹在兹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我们的回答是,挖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以思想的创新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在问题意识的自觉中提出标识性概念,创立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把世界学术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The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Academic Tradi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System

Li Xiaoxiao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by social development require that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Marxist philosophy be transformed in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This requires grasping the fundamental creative academic system of things, and Marxist philosophy aims to return to social reality itself through economic theor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system is essent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which is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presented to transcend Western logic and point to the future, so as to differentiate itself from Western academic system.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ic system; academic tradition; facing reality

(责任编辑　郭昌盛)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5 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10 页。